鳴玉堂稿

鳴玉堂稿序

余讀會稽志覽八山四明之秀則以陽
豈
紛葩瓌麗能專之式又讀列傳仰王沈虞賀之英
則知翩翩文學在古稱之矣况標陽德蔚時望傲
睨數子如內山公乎始余辛亥之春從司馬曹廖
交誼于公也見公屹自樹立無媕阿態余私語人
曰此其抗直道者與又見公振藻藝林凌厲頓挫
右氣槩驪漢魏而宋元之萎薾不趾焉余又私語
人曰此其文似其行者與又十有三年會公於滇
滇萬里遐陬余居之宜豈公以直道觸忌網亦驅

車而至手居嘗請益獲示全稿知公所得又不但余昔所知已也斯乃觸情于窮途幽閣之怨結念乎長劍危冠之侶清思逸調泉湧綺張上乘之妙悟茲其選也若祝

萬年

頌白鹿悃悃款款視天保岡陵之雅有光焉方之芹曝忠或過之薦紳大夫與公交者莫不贈岐有言則文前著之箴民瘼之憂靡盬之懷簡書之畏激烈慷慨往往感人曰錫我百朋云或以敝帚享金詆自賢之謬派連光景咍作者之勤而公豈其

較予公蹟久矣巽日者由其直道抒其天倪爲聲詩揚與策文學稱於翊贊功業副於初心將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又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與昌徵于鳳鳥乎而節節而足足發明保章之響豈與鶡鳴搜翼比音哉固翔阿閣而儀盛世也斷斷矣其不佞願傾耳以俟之

嘉靖甲子秋七月朔

雲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學校奉新宋國華撰

鳴玉堂稿序

鳴玉堂稿者內山張先生所著也往肅皇帝朝先生與家大人官司馬署中交甚驩各出其子之文先生最奇余而家大人于長公子盡稱服不休已而交相慶也後戊午先生以儀制郎視學吾楚不穀得出其門是年長公舉于鄉未幾魁天下典大史而不穀奔走于江淮巴蜀之間先生沒數年而始讀其遺文大史寓書命余校而序之且云先生遺意也因捐俸付山陽尹魯文叔刻焉憶侍先生時先生嘗謂文章之妙與化工等作

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託飛馳之勢、而名溢縹囊、天壤俱敝、今人慕秦漢者、曰班馬、宗盛唐者曰李杜、大都詞合而實離、象人而用之、恨生氣少耳、文如歐曾、詩如錢劉、皆有辭于永世者也、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願吾子懋之、今先生之言在耳、而莊誦先生之文、玩才于西京、而雍容俯仰義理自勝、類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成中矩矱、類子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

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先

生舉進士時入典

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時

之務宜剖符丹書勒銘鼎鉉釐釐以造士顯及左

遷滇南虜酋弗靖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遷甘肅

行太僕卿忌者不察從而齮齕之復逮對滇中幸

滇人代先生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于鏡湖之曲

矣每讀大史上

今皇帝復先生原職疏及大冢宰趙公墓銘大司

馬呂公墓碑未嘗不俛而深惟仰而泣交頤也不

有太史烏知天之所以報先生者昌而大乎哉李
獻吉評楊應寧之集喬景叔作何仲默之傳咸以
門人廣其師說藝林侈爲盛事不穀無能爲先生
役稍敘其槩將以告天下後世定先生之言者
明萬曆庚辰春日漢上門人陳文燭撰

鳴玉堂稿目錄

卷之一序類

卷之二序類

卷之三序類

卷之四 記類

鏡波館記

卷之五文類

卷之六狀類

傳贊類

卷之九　疏類

卷之十一詩類

五言古

卷之十二詩類

七言律

雲門晚歸和是堂俞公祖韻
送林雙臺省丈督學湖南
壽鈞坡王君六十　吳封君八十膺壽典
題具慶承恩　壽周清泉
還自零陵用前韻
還自五溪過岳陽訪崔月潭不遇
宿宜城郵館次章鄧山韻兼寄懷
玉虛巖紀事　九日登太和宮
送張濩濱郡憲應召　和張弘齋愢綠堂韻
龍里道中值長至寄楊朋石

排律

五言絕

七言絕

貴陽道中雜興六首　　　　寄土官巡司

賀王貳守生子

詞類

點絳唇

鳴玉堂稿目錄終

鳴玉堂稿卷之一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提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　翰林院修撰不肖男元忭校
山東左參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序類

湖廣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三十七年是為嘉靖戊午屬歲大比

先是

上用言官議特　命禮官申　勑諸省監臨及督

學之臣慎校試以登選維時御史吳某實奉　命

按部楚中楚

聖天子龍飛之地壽考作人既再四紀士烝烝嚮
庸御史仰承　德意綱紀文教維豫於是檄左布
政使某爲提調官按察使某爲監試官飭簾以外
事而簾以内則某偕某官某被聘爲考試官某官
某某充同考試官既至各以所授之經分局事事
已而群提學副使某所校士三千三百人三試之
得九十人録其名氏併其文之尤者以獻其以職
事宜序諸首竊惟地靈王化世難間值是故豐鎬
之盛萬世頌之不衰五嶽惟衡山當文明之位萃
律南服九江合流洞庭孔殷翕會沱潛吞吐雲夢

山川淑氣磅礴而鬱積焉發舒靈秘久且益滋不
特珎錯之產列諸禹貢者為楚之奇已鴻頌瓌瑋
蔚為人文名世之彥後先炳琅簡冊可稽也然自
周南以降春秋秦漢之士其能庶幾中林兎罝者
亦僅僅焉爾矣此無他去聖人之居彌遠也仰惟
昭代重熙累洽幾二百年而光嶽完嘉篤生
上聖於茲江漢應瑞握圖繼
天立極弘制作以張治教隆禮樂以陶海宇而於
首善之域每惓惓焉是故賢儁輩興翼時宣力黼
黻朝宁躍然遠邇謳頌

明聖豐鎬之化者蓋喻於周南也猗與休哉茲禎
地盤王化適千載閒值之會哉士幸生其閒而觀
學董育其化視秦晉吳蜀傾跂風聲者有間矣茲
當觀光之候可無自效如兎罝中林之士腹心王
室者耶夫荊楚之利丹銀齒革而包匭菁茅特重
其薦者以其供郊廟而交鬼神也士且登書
天府服官沐寵亦如包匭菁茅薦而登用之矣而
迄無自効乃自後於周南兎罝之士顧不與地靈
王化兩負耶雖然尚頗有告焉夫豫章楩柟梁棟
明堂者其植根碩好故敷榮而品殊材閱千百年

用始大也項者　明堂肇建爰　勑重臣徵材于
楚非以豫章楩柟為楚產所積耶其嘗詢之工師
瓌奇之品靈根稍蠹則雖連拱之幹易摧也爾多
士鬱盤獨秀含奇握珎何異豫章楩柟之生於崇
山沃壤者耶沐浴膏澤漸漬彌深又何異豫章楩
柟之封殖碩好昂霄而聳壑者耶為爾主司者固
以梁棟明堂厚望爾矣而爾或船自菲薄自爽榘
檴蠹根而徒榮其表焉是負豫章而雜以檉椐也
則雖能辭訓如射父倚相擅賦頌如宋玉景差亦
枝葉之蕃而本實不足多也祇惟春秋秦漢之雄

而即所樹立卒不免為兎罝中林所羞矣其何以
庶幾周召榮畢以仰荅豐鎬壽考作人之盛渥哉
於乎夫若是信為有負地靈王化者矣此固其所
深懼而重為爾多士惓惓也是役也恊贊經畫則
某官某某分理防護則某官某敦教始事則提學
副使今敘遷某新代未至攝理分校則某官某先
期入　賀校理有裨則某官某皆前後勤事以相
厥成者也若侍郎某某宣猷惇德文風聿興若巡
撫都御史某某陳常造士章縫丕振皆率先執事
以倡賡興者也若總兵官某某崇儒右文士類咸

穆若工部郎中某某奉使彙至推奬雋髦皆祗事樂成以光盛典者也於法咸得書不敢逸焉

浙江鄉試録序

是歲庚午天下復當大比皇上龍飛舉士於鄉於是凡二科矣士幸覩聖作再際賓興之期莫不忻忻焉驤首景附以待時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某實監臨之要束維謹先期走幣徵四方文學典校其藝至則以某某為考試官某某某某為同考試官各因所授經分局事事又慎簡簾以外諸執事提調則左布政使某某左右參

政某某參議某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僉事
某凡所筦鑰胥悉且周矣於是群前提學副使某
與今署提學副使某某所校士三千七百有奇進而
試之者三錄其中程者九十人并鐫其文與氏名
以獻遵制也錄既竣蓋凡預棘院者始會于堂多
士亦雲從以進彬彬焉斷斷焉有足觀也僉躍然
喜曰良哉選也斯可以慶矣然豈直為有司慶哉
下為多士慶上為
天子慶焉耳某竊聞之士之起巖穴也莫不欲展
其才獻于

天子而輙患于遭逢之不數鮮知已者爲之先容
爾多士皆幸生于瓌巖之區煦育漸陶于熈皥之
朝而適逢
明聖之主自臨御以來幸辟雍以恢儒下徵車以
搜廢須詔檄以風士虗已右文敦厲海宇蓋唐堯
之訪衢室周文之詠作人其時也不可謂非遭逢
矣考藝而登進之亦不可謂無知已者爲先容矣
士於是時能無如元愷夔龍奮庸堯廷菁莪棫樸
楨幹姬室者乎林高而鳥集川邃而鱗潜物猶知
所趨也士遘運而興有弗知趨焉者乎某固謂爲

多士慶者此也至於上之欲得士也何獨不然詔之如渴進之如不及亦欲展其才與共安利之而已矣而終格於知人之艱遇賢士之不數也

皇上闢門下采收南金東箭悉舉而進之于庭先四方之琛陳之陛石之下其大者取之以弘範世模遠中標的珪璋清廟柱石巖廊其他隨器與幹而取適於用均足以充位備列展采錯事隨所使而無弗當蓋求之甚勞而收其享也甚逸某固謂為

天子慶者此也雖然某於是殆猶有深懼焉岐可

以南可以壮絲可以染而蒼黄橘嘉實也踰江而為枳皆倏焉而殊也士繇此而進竟所至弗渝也是可慶也其殊也是則某之所謂懼也夫頃者執多士之文讀之率誦說孔氏談先王根極理要莫不炳炳乎有足據也然而所據者言也異日者範其模中其的適用於其器與幹珪璋柱石屐釆錯事匪言也行之實也能保其弗南壮蒼黄枳而棘焉者乎是則某之所謂懼也夫敷言掄材禮而賓之國之經也升之以藝術而核之以德行上之紀也感遇而圖稱下之分也鹿鳴不云乎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示優崇者至矣德音孔昭視民不恌示敦軌者嚴矣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冀報塞者亦云殷矣士於是作而益奮慎則傚之榘肆周道之猷圖靖共之報以矢答工歌之音慎厥終惟其始夫然後足為上下交慶焉爾矣若曰姑資空文以媒進云爾行且聚所聞背而馳之為主司者且將有不明之罰天下亦指而數之曰是某所舉士也慙莫甚焉則某等又安能以無懼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顧多士其自圖之是舉也總督巡撫左副都御史今 簡召兵部右侍郎谷某宣猷冀

邦久清海服陳常作士章縫攸思提督軍務巡撫右副都御史熊某　簡渥聿新趨程維恪文武爲憲聲教蔚揚巡鹽監察御史某憲度貞肅阜下剗弊海徼綏寞菁莪樂育若使事茲土樂觀厥成則戶部主事某工部主事某某郡某官某於外經畫則布政使某參政某參議某副使僉事某某防範則都指揮某某咸與有祇事之勞焉法當備書爰并敘首簡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御極四十有三年爲嘉靖甲子乃秋八月

制當舉士與計偕維時御史王某被　命按雲南奉　詔申飭令甲令督學之臣嚴簡校毋俾鈞棘靡薄之士濫晉列棘以易風雅庚午朔士既集會省咸驤首景附以待而四方文學亦既徵聘如期彙至乃以某某司考試某某同考試分經造局各事事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及諸司之望實稱者充百執事而御史某實監臨之矢誠要束蓋至嚴已諸大夫文學仰承　德意無弗洒然易慮者戊寅鑰院合提學副使某所取士一千有奇三試之遵　制錄儁四十人并其文以　獻某以濫典

藝術既遍覽焉其言雖人人殊類誦法孔子而綜
百氏恢闢
皇猷談當世之理彬彬然可齒於經術之林矣爰
序而嘆曰郁乎都哉斯
皇澤之彌洽也夫滇古稱徼外荒裔三五之隆聲
教靡及西京之力盛唐之威有弗能馴也衣裳之
治視函夏遜哉遠矣比南中既收六詔內屬風氣
所漸擬於中州而靡莫之設與雕題椎魯之習猶
故也犀象齒革文羽琛貝之貢匪若南金東箭可
以備充庭也士當是時欲矯首　上都以抒平生

得矛斯其囍在遭時矣貞元休淑歷数千百年而始姤會適癸
聖王之化流衍汪濊亦如二南自近及遠然後淪浹周于四履矣於休盛哉非爾滇士之至幸至幸哉粤昔
聖祖拓疆於初兮戈既戢文教甫開也
成祖纘緒置科興學沿及
孝武之世而鴻生鉅工烝烝起矣肆我
皇上握符凝命建極御圖道備君師治弘

祖烈、初命滇士、錄以專科、風厲敦勸、垂于五紀、蓋
慶代煦育之澤、前後餘二百年、而
皇上居四之一、又以二百年之積、盡收用之、窮厓
所產、幽箐所藏、毋謂其匪南金東箭也、旅庭充賦、
登天府、佐明堂、蓋與鄒魯吳越之士相後先矣、夫
陶唐耄年、比屋可封、周王壽考、兔罝好德、必世之
效、振古可考已、
皇上仁壽作人、遠軼百王、士漸陶滋久、鴻造所鎔、
靡不丕遂、又奚疏俗殊鄰之弗丕變哉、頃者島夷
蠢動、黠酋外搆、豺伏豕突、震茲邊旅、賴

上威靈揮戈旋定綏和之化斯足徵矣其故嘆
皇澤之彌洽也夫雲蒸而龍躍風激而鵬翀時所
遡然也士既荷
上休澤千載一時感會應期躍然興矣乃弗思投
軀以對恩遇匪夫也鹿鳴不云乎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示優崇也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宣章軌也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期報塞也茲士以言揚亞子大
夫之列行將充位備使亮工展采矣則夫植則傚
之槩陳周道之猷圖靖共之報稱工歌之音詎亦
徒以言焉已乎若曰資空文以媒利干進而躬輙

貽損棄之罔知所自効也是
上弗以遐遠視士而士顧以遐遠自待矣不亦有
愧於賓興優崇之典矣乎為主司者得士如此將
負
上任使誠為是懼是願多士之圖之也是舉也巡
撫右都御史呂某宣猷奠邦敦教作則總鎮黔國
公沐某綏士養士崇學右文若經畫于外則某某
防範則某某先期入賀則某某上計則某某還秩
以代則某某皆祇事倡勤聿光盛典者也於法得
書爰綴首簡

江西武舉錄後序

夫江右豈不曰嶬然雄鎮哉川嶽炳靈人文甲方寓其地不屬海俗不𨽻夷詩書禮樂家承戶嗡即文士毋論武弁世肄戎略控傳衣緩帶持巵酒侈篇翰然弓馬之習稍衰落矣頃屬閩廣嶁峒嘯聚蠭起彼窮魚軼獸耳虔劉剽敓信撫盱江之境陵夷之漸蹊然哉

天子神武遠略始重節鎮閫鉞之命矣是歲秋會大閱武士諸職司肅將戒具巡臺艮公進諸司曰文武等耳郎星將營彖緯棊布鷹揚虎賁旂旒繡

錯獨文扰且閣寇倒戈脫劍情猶叵測是蜂蠆生於懷袖而彭偪門庭也辟之籠藥參歸苓术非不醇然平美斬關奪門別有劑料耳時且群試士諸嚴防守明典制一視文制毋忽諸司曰唯唯又進諸閱卷官曰

皇制弓馬論其技擊策論察其鈐韜顧策論綴屬等耳韓淮陰發蹤幽賤衛將軍奮跡人奴豈曾摇筆為文章其先弓馬後論策毋忽僉曰唯唯至之日有司奉要束維謹於是千夫雲屯材官騶發轅門森列乃其條陳文翰虜形目中將軍天下灼然

矩矱、顧升雋多弓馬士、崇實用也、故事有讌、讌且草次、導之市、市人澹如也、公命殷樂張絲幢牙葺纛鼗鐃鐸之聲、赫奕行路、父老褱觀相顧、其子姓之魁岸自好者、曰柰何不習武、如子大夫、乃武士之雋、咸揚吐有吞薄江河、殪射天狼之勢矣、會撫臺胡公提師凱旋、敵愾遂振、諸司聽然賀曰、率作士氣、巡臺公功哉、於是江藩傅有武舉殊典、公命刻成録、屬曹左使序之、初、將鑰院、復適至自楚事事、藩守公輙命御走役執事、後巳乃又屬申末簡得而論敘曰、夫武易言哉、茲公申文武之章、重弓、

馬之制提示激發諸生洒然改觀躍然驤附矣復何庸言顧嘗竊領北武關則其人多燕趙慷慨風烈之士亂鬚虎視蒙輪扛鼎連袂疊跡遺風猶存於稽故府則云沈鷙多材力重許可田生荊卿專要之倫往往有之顧地無常形人無定習如金之鎔是在範者即姬媵可使市人可使矧南州士耶今且震疊戎捷效可明睹已儔有之因雲灑潤則芳澤流垂風載響則音徽遠諸生際公範鎔耀動人倫不啻當許可矣夫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若獨不失綸謀乎兵談容易耳兩軍猝接劍

戟交光呼吸存亡間不容隙技不精者北氣不銳者北算不多者北如彼弋釣鳥逝魚潛計已晚矣是故合氣渾體制兵在陣察變握機制陣在謀靜以幽正以治制謀在志願諸生先定其志宣尼有言匹夫不可奪志也夫可奪非志也田荊要離曾非中道沈族燔家且毋惜若葦志誠立如射之鵠如轡之馭即彍弩發機蔑有不刻矣異時備角節馳牙璋嫖姚抑情於治第武穆明槩於遺誅勛勒鍾彝威稜幕北比前所云歌酣易水之風氣震武安之尾奚翅倍蓰過之抑諸生幸自樹愛毋籍空

文獵采榮名則公所陶鑄仰副
明天子拊髀於是乎在

湖廣同年世講錄後序

是歲秋楚多士歌鹿鳴之明日輙造余講敘年誼以敎世講爰請監察公敘首簡曁徵余言余讀監察公文既纚纚焉備矣因蹶然起曰嗟復何俟言哉夫余觀爾多士始抱藝而來也徵于鄉集于司學而就試于棘闈烝烝焉嚮風承德驤首附景莫不以後為羞也已乃拜書偕計將去之鄉而彙進于天子之庭亞子大夫之列矣顧傴僂逡巡若懼

弗任而退不敢先者何也夫君子修其文則思其義思其義則必舉而蹈於其躳執其文而弗蹈其義攅賛者之事也君子弗然也是舉也爾多士則既修其文矣亦思其義而蹈之躳乎記曰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夫鄉射皆豐序所有事也同肄於元日而所上顧殊何也古者選士以射非射士無繇自見無繇自見則士無以荅君親也故射必期中中斯為功也惟上功故毋敢或後焉耳多士徃徵于鄉而就于有司是也既以功而趨矣則不能無爭將示之禮讓而惇德也故又使同日肄于鄉而

長長必以齒惟上齒故毋敢或先焉爾多士既錄
于有司賢賢矣而復叙年以敦誼是也昔宣尼盖
觀于鄉而曰王道易易焉以其貴賤明隆殺辨和
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也而是舉實
兼有之諸士出而王道可興矣顧豈修其文而弗
蹈其義已耶誠使舉是毋敢後之心而服官從王
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卒其職而各宣其
力則是忠藎無已之忱也而世道不有賴耶苟舍
是而施諸進取亦無或後焉則得失以為患而所
操者下矣又使舉是毋敢先之心而合志營道友

于鄉、晉于國、列于朝、駢美翼、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則是師師相讓之實也、而風教不有裨耶、苟舍是而措之事功、亦無或先焉、則易苴以為謀、而所樹者早矣、爾多士思其義而蹈之、舍是又焉所圖乎、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爾多士將出而効用、以則人矣、伐柯不遠、余故取其義重為爾申之、若夫合孚締好、久要于世、固爾多士所礱厲自許、彼里巷徵逐、結盟詡詡、而見利解攜、白首按劍、斯鄉黨自好所羞、余亦信爾多士之羞之也、且監察公業有言矣、型範斯存、余又何再焉、

重修孔氏宗譜序

孔氏宗譜者宣尼之裔思衍其宗歷致其世而編焉者也先是宣尼五十七代孫孔子註承樂間由明經科參知陝西因修譜于陝迄今若干歲註之孫承富官于越富去宣尼盖六十代惧世遠而宗枝益蕃易湮亂其派也乃復修云夫宣尼之系爰自黄帝神明之後載籍可稽也而宣尼之道抑又傷軼百王窮荒遐陬靡不尊以信矣則何以托於譜譜者仁人孝子所以永其宗以示令聞長世也宗不明則雖有親親之心無以表見者昔宣尼盖

嘆杞宋之無徵文獻不足也紨其孫子嗣其志而
永前聞者乎嘗讀左氏春秋之季衛有孔達陳有
孔寧鄭有子孔皆與宣尼氏同而族異千百載而
降世益滋久非譜將何以別族氏然則孫知公及
吾郡佐公之意懿哉徵矣抑經有曰毋念爾祖聿
修厥德又曰貽厥孫謀以燕翼世郡佐公何以紹
爾祖燕翼其世哉厥有淑謀矣郡佐公居越四年
越郡人稱其無媿乃世子四人弘光弘哲弘　皆
夙有敏識行將熾而昌云

孫氏文獻集敘

孫氏世居休陽其人多慕賢而嗜義彊善而樂施者比余卒業龍山有名春時者與余游咲談樽俎夷猶林石超然塵𡏖之表余嘗嘉之曰有是哉江湖之逸流也意其間必有騷墨之士與之往来清修之賢父兄為之漸磨也而道遠地阻莫之能致矣乃庚戌秋余服闋上天曹經錢塘始得與春時之伯用光父用述傾盖西湖之上與之攀蒙茸陟崇阿吊和靖之故宅步蘇氏之長堤犯濤弄月長吟劇飲莫之倦也乃知春時之賢良有所自昔之所謂慕賢嗜義彊善樂施余始躬見之矣既而出

所蔵家集若干卷持以進曰此余父公承所集也
曰此余兄弟洪秀所集也世重而守之自謂握靈
蛇之珠抱荆山之璧矣余取而覧焉爛然詩詞
賦聯之篇章長短畢備皆一時吳越藻墨之士所
與題詠盖知孫氏之所往来夷猶咸海内髦髦之
流而其慕賢嗜義殫善樂施不能無所自也昔太
史公謂閭巷之流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芳名於
後世然則孫氏所以承前闡揚世德者頼有此編
在矣非一家之文獻矣哉淢而無傳非所謂慕賢
而嗜義也已用光用述請叙首簡以章文獻之遺

皇輿考序

聖代肇運全撫輿圖一統之盛光軼前古載諸通志者章章備矣若夫辨形勢以明地險陳憂患以達民艱審經畫以悉時宜時則若有俟焉蓋道有升降政有損益經世者慎圖之也我

皇上訏謨保大駿業中興創紹之隆適光

二祖頃年輔臣文襄桂公輿地圖志宮諭念菴羅公廣輿圖及司馬許公九邊論於是三者獨詳詞約而事該憂深而思遠　今日修和阜成衍泰居豐之道間亦采行之矣復嘗備員職方遐覽區域

竊謂全志之後當附諸公之帙乃表經世謀猷輒惟
制書不當綴裂也因取閩本志略稍加詳定首引杜氏古九州之文然後次序郡國圖志参據前說各冠篇端而邉夷終焉夫志略雖簡亦足見區域之大都而諸家著述又能明
國體綜世務而時張理之則夫治平脩攘之謀固瞭然視諸掌矣輯成因借名之曰皇輿考閒質同志或曰當刻于梓備通方之士覽而采之

刻越詠序

吾越多佳山水環郡邑盡佳境也其間清敞幽竒

靈秘之藏卓行之蹋列在方輿足稱勝覽東晉以下風雅之士往往携其家家爲文翰流芳遂爲藝苑至于宦游歡暢羈旅窮愁仙釋名流寄幻託跡靡接之頃各以佳句酬之故墨卿騷人即非越産其詩題多越中景也宋元逮今詠者益蔓繁散在各集郡無完志竟未有輯録之者吾邑王隱君埜真翁詩人也嘉靖間嘗裒古今詠越之詩總一帙目爲紹興名勝題詠隱君山林枯槁家無藏書力又不能致他氏載籍以是輯録甚勤僅故牘之所睹記耳復與友蕭君勉汝行柳君文載道議曰是

未可傳也當更輯而備錄之成其意乃相與博綜載籍采詩之作于越者增初之三又蒐近集薦紳家手抄者廣之在古幾備于今猶恐遺逸尚將博詢鄉老徐入之姑蔵以俟時戊申歲郡憲繼津王君嘗欵刻之未果也踰十年戊午復携之適楚慮又散逸遂謀刻之或曰集中詩其體格聲律世不相及也子比而輯之異工而各曲矣不貽詩家之誚乎且又安知其槩可訓也復曰茲集也豈詩之選而掇其英華抃備志之缺存郡之故使人誦典而興思已爾故誦神禹之化則勤儉之思萌誦勾踐

之謀則憂勞之思作誦靈淑之所鍾則思毋辱于山川誦倫紀之攸建則思毋忝于先哲其諸登臨懷吊之作遐棲敘述之詞誦而能思皆可以豁塵襟而振古調也風之繫焉訓繳矣奚論于工拙耶因重校定捐俸刻焉凡十二卷名越詠寄歸二君俾傳之郡人云

山陰志敘

夫自禹裔絕封秦皇肇制列縣稱名張官置理分合代更群職聯敘志為邑而作也故首以建置建置必經邦土畫封畛疆域奠而勢守分矣疆域定

于山川扶輿孕靈物饒風熾民生蕃滋故列物產述風俗紀民賦焉測土度宜辨方興利而后下供不匱故次之以水利利得而民咸乂能乂民而后能享神故次之以祠祀神人諧而上下和然后民心孚洽而禮義可措故次之以學校三者皆擾民而教之之具也教養備舉賢材興矣乃有選舉教養典于官師列其名而賢否之迹可攷也績效隆著曰惟循吏繩思不忘焉乃述宦績名流寄跡鄉邦永傳遺風隱淪令德煒然寓賢不敢遺也越故多賢之國而人文與時宣昭學術事功風標節誼

揚其令芳各以類著人物不敢不詳也百家殊方趨尚異旨藝成術攻詎可無紀列而外之別異流示無取也事異法殊體當慱備歸之雜志紀載之末例也和斯致祥乖乃兆鑑占天布政民獲攸壁司土者不可不知也故紀雜志而以災祥終焉

楚省志敘

書既成會遷江籓不果刻

楚省志者志楚也夫楚熊繹之故封而今方嶽之所司也志楚何以首帝跡三五遠而王澤流先嶽凝而聖人作由今遡往俶張鴻業靈秘之所繇闡也是

故志楚而先帝跡崇
皇烈也次孔轍君師比隆也繼之以藩國王封重
屏翰尊王紀也又繼之以會省而列秩官書其實
也輪域員而分疆置吏封守別矣風土者上所以
采下下所以貢上專城者之所事守也是故風土
次會省而豐瘠淳漓起廢之致詳矣理邦域者莫
良於善吏守令者風土之所繫也人材者風土之
所繇也是故次守令次宦蹟次選舉次人物而吏
治人文一方之美惡著矣司經國者必先大計楚
澤國也中原上游地過勢危兵強財富古所擅稱

而今殊絶矣是故險隰要水利徭賦屯伍貫詞綜事
備書而不殺防幾微順天時達民隱也若是備矣
而復爲雜志者何曰法得書而流例之所不能該
也据以是終焉稽疑述異俟有考也

地理括要後序

堪輿之學不見稱於學士大夫豈以其無聞於孔
氏之門耶於戲斯亦信耳目之過矣夫名區大都
山盤川瀠靈氣蔚鍾則齒族蕃而人文斯萃窮陬
僻壤斯荒落無聞焉盖顯著已至於宅居兆域也
奚獨不然顧以其卜擇之法不睹於六經遂廢而

不談何也近世程朱蔡呉諸君子始嘗鑒其旨而傳繹其著述於是堪輿家之説若郭氏葬經廖氏懷玉曾氏至寶經之屬前後漸顯稍稍重於世嘻彼寧無所取爾耶江右故多専業蓋繇曾楊劉譚諸名流嫡其風也遺之當代淵源漸遐偏門瞽師私植門執交相沿習以自神其術而蠱當世若羅經之屬鄙媟譾陋寖失其宗斯釋氏所稱下乘者已無惑乎學士大夫左其説而不談也余居京師每接祗儀部公聶君其稱堪輿家言鑿鑿有徵因而詢所從必曰吾師云吾師云問其人則虔州李

經綸也余故識李君名然不獲一睹其人今讀其疏註懷王諸經其詞核其理勝傳綜群流貫穿百氏上下千百言一歸于陰陽聚散生死而根究六經二氣相乘至理於天星卦例及一切符應禍福率置而不言於戲斯可謂夙悟神解矣非堪輿家之上乘耶將不特可以羽翼曾楊景純諸賢亦幸有所寄托以延其不傳者矣異時學士大夫賞鑒而宗慕之抑不自儀部公倡耶

刻四書正傳選義引

國朝取士之制去古雖遠要於孔氏之科為近也

其所定時義將以羽翼六經而黜百家是以專主宋儒之論而典要歸於說理夫說理者屏浮夸絕綺麗與詞賦之習異士之肄之者探藴奥約指趣隱括以程度而敷暢之故意精而詞粹氣融而格嚴者世以爲雅馴而獨稱正傳置科以來海内得與正傳僅数家耳比歲余奉命典學楚中每進學官弟子于庭校其藝而上下之楚故多材瑰奇雄灝咸得于父兄師友之所漸乃其氣格詞意閒背於榘矱者不少也余時舉数家之文所至申論取舍令庶幾知所裁焉或以余文請余謝未逮且曰

盍求之哲匠之鋠雜乎乃以余九厓氏刻于滇中者稍刪校之以授諸弟子名曰正傳選義而謂之曰舍是無以導

王制而羽翼經傳將詭于孔氏之科也已余年友武昌守張君素好士敦教謂諸弟子購文之難請刻之須于庠序俾人人卒業焉

重刻近思錄引

性理之學有宋周程張四先生濬其源朱文公大其滙而呂成公張宣公與有䟽距之勞焉餘則支流之漫溢也夫以四先生之蘊奧而朱呂二公之

所綴緝窮源探本引類舉要其弗載者必在所可畧者矣故近思錄為性理完書無疑也我明先正如薛文清公洎康齋諸君子咸用是書為居敬窮理之資其散見于語錄者可考也尊信之意蓋惓惓焉復叨典學湖南仰惟先正之訓在所至與諸生講業試問近思之目或不能舉嗟乎高之而玄虛卑之而蕪陋沿習咸失其中矣司教者豈不與有責哉楚故有澧州本取閱之則周氏所分類竄以己意而先賢舊編割裂支離源委漸蝕矣爰以篋中原本屬武昌司學廖子惄重加校訂

鳩工梓之頒于庠序嗟乎使諸生能尊信而興起焉豈惟口耳之間已乎或曰

欽降大全之籍備矣曰是錄也約而該典而粹求言必自近始

東山耕讀圖敘

東漢龐德公躬耕隴畝以自給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南唐柳彥緒以書史淑子弟曰遺其財也不如一經二公之言遵約守素宜非后世龐俗所崇尚而乃番諸信史千百年誦之不衰為貽謀燕翼計者咸曰耕讀耕讀云者蓋二公之餘

教也余生也晚退耕力有不任讀經性所獨拙不能無愧於斯言然聞此於父兄長老者稔矣何敢不自礱厲也茲歲庚戌余婦翁東山先生年踰五十而二子某某一能勤力自樹一方歧嶷嚮學余爰奉觴爲壽二子侍翁傾謂余曰吾輩無忝於創承願無以爲教若曹者夫乃命之耕乎命之讀乎余因述龎柳二公之言以告而又以翁之訓諄厲于二君子之前盖丈夫之生每患無以樹立能樹立矣又患無以顯揚二者或係於天不可必得而箕裘之業桑弧之志則皆男子之所有事也二君

子可不懋與粤自聖世四民各有定藝而業不遷是以農力於耕士力於讀因分以致其力因職以脩其業有專功有定趣迄能有成不若後世之馳騖紛然也二君子承翁之訓既有所受之矣孟必曰勤我樹藝播時百穀以裕我粒食毋煩大人怠惰之慮季又必曰究我典謨玩心六籍以蜚聲藝林用副我大人昌大之望信如是則翁之志得矣他日德業既懋建立炳琅昌于而家華于而國俾鄉邦人稱之曰真顯揚子也則翁之訓行矣二君子可不勉與翁少失母零丁艱苦刻自樹立用能

昌大前業每述其勤難之狀以勉勗鄙劣余雖不肖未嘗不為之奮激麗桺二公之訓翁蓋佩服而躬蹈之者今雖老於林石尤以書史自娛而惓惓以燕貽子姓者乃如此也翁居之東為戴山有墅海濱東亦有帛山因號東山余因繪圖曰東山耕讀蓋壽翁亦識翁志所嚮也

海嶽奇觀圖敘

余憂居隕迷既踰再稔風木興懷三徑蕪廢詎知宇宙空曠山川遐廓靡有不容耶暇日嘗過桂坡子之廬少憇焉因出所繪圖示余圖中繪海內名

山川凡十二景曰泰山曰華山曰齊山曰會稽山曰武夷山曰巫山曰金山曰天台山曰虎丘山曰西湖曰洞庭曰赤壁又曰會稽之名山川曰雲門曰鑑湖曰蘭亭曰若耶曰禹陵曰子陵臺曰陽明洞天曰臥龍越望亭總二十景各摹其形勝巖岫嶇嶔峯巒岸嵂林磴蓊鬱烟雲變幻咸曲盡于尺素幅練之中上復綴以古人名作詞賦詩謌長短畢備墨圖而金書之衡縮不盈半尺許而海嶽之奇勝於是焉畧備矣余覽而嘆曰有是哉有是哉子真不為窺觀志在四方者也昔司馬子長居龍

門而欲縱觀八埏以達其思於是闚九疑浮沅湘探禹穴登虎丘游江淮之津陟齊魯之郊然後返而述文興業撰造一家之言故其文閎肆百世罕匹然而遍歷四還轍迹所窮亦既勞矣至於窮幽抉奇不出戶庭而海嶽之萬狀目睫無遺未若吾子之便而奇也旦夕展玩之將見蜿蟺迤邐奔騰淜湃洶怪變幻一覽無際譬之登隋侯之堂入和氏之室明瑤美璧隨人所取而未盡藏也豈非望洋興思仰高企止者之一助耶夫天地化產百物五穀而其琦珸精淑靈秘之氣輒萃於山川海嶽

得其琦瑨清淑與其蜿蟺迤邐奔騰淜湃洶怪變幻之狀而發之文章事業當必有炳琅雋偉高出乎宇宙者矣吾子涵叔度之弘波抱子長之逸思其為是卷從而取之者何如耶桂坡子哂而不言余覽之而憂抱頗豁也遂題其端曰海嶽奇觀云

楊侯復山平税序

當荊公知鄞時嘗小試其青苗法人便之及為相舉而措之天下天下廣大非邑比不得不寄其務于人人固不能皆公心也公又峻而少通以故卒無成功至為玩蠱不任事者所藉口然考其當熙

寧時業籍散亡而徵歛苛繁則方田均稅之舉恐
令周公復生終不得而廢也
明興籍山陰田為畝億者五萬者八千者二百者
四且奇山比于田三倍于億而田之則多至百有
十六稅輕重視其則山無則稅止視其畝初籍甚
核也久之守業者轉相析貿每更籍緣里胥爲奸
令田互其則詭其稅以利黠者而病愚氓甚或沒
其賦令盡利黠者山無則亦令互其畝數以利黠
者而病愚氓甚或沒其數令盡利黠者至于今計
二百年籍屢更機詐益百出計所沒田之畝為千

者四百者九且奇稅視之沒山之畝爲億者三萬者二千者七百者六且奇視田倍蓰過之莫可爲詰而弊極矣嘉靖癸亥秦興何侯璿始覈畝簡則以括稅遂核縣者所沒田令盡復故額稅視之民稱便閱數年倭奴犯海徼兵興饟急田若山盡榷饟運海上給戍士田有秋輒辦山瘠而虛賦者多民嗷嗷不聊生吏亦鰓鰓懼嘉靖乙丑江寧楊侯某由進士出令山陰瞿然曰司土者不當分其隱耶遂采群議排其阻者毋避寒暄遍歷山數核縣者所沒令盡復故額饟如其數省舊十之五頌聲

視何爲甚乃山所核復故數中尚缺千九百有奇又核民所新墾地若田當其數遂取以補山額於是海上饒給而民不救于供権然田山既核税數煩多掌税入者弊蝟集吏亦不能詰愚氓歲患苦之楊侯又取宋人鼠尾輸折法名一條鞭逐歲標示令民守數以輸納雖童稚入縣掌税入者莫或欺焉衆訝之曰茲非何侯履畝時所遺及括税所不及耶相與歌曰汲汲何叟均我税畝税畝既均以嬉以耘劬劬楊侯履山及疇惠百何叟氓嬉以遊嗚呼侯奚翅裨何侯裨于民者弘矣邑其永有

攸墅哉夫嶺山與方田何異立條鞭亦均稅意也此盖周公所不能廢介甫于熙寧者今侯行之邑民亦既便之若介甫之知鄞矣矧侯通練而少峻有介甫之長而無其短異時大用舉嘗邑者而措之天下天下當益稱便亦如其邑即令玩蠧不任事者欲舉以藉口得耶侯既布是法于官懼其泯乃成書命以序故余為志其大者其諸校法悉侯移中若龍溪先生所撰著

刻紀瑞録序

祥符楊公一中先生以隆慶戊辰甲榜高第令會

稽仁愛篤誠夙秉至性而剸裁之以明斷初視縣庭有滯牒更數令不能決公曰得無爲剛者吐耶立剖其冤民大驚異久之有縫掖繫圜中論且數年宜死公廉其情不當法也嘆曰此不與古鄭炎事類耶竟與平反民又大驚異三年令甲編圖公曰凡民疾苦莫大於是乃定九則均役即老胥積猾莫能逞民益感異頌聲大作諸類是者種種不可更僕數於是醞釀人和名致物瑞廨宇之左清遠樓嘉瓜疊生上自薦紳之彥下逮遐谷編髮凡有知識能吐言者莫不命詞宣志以頌侯懿計登

而頌集之人奚翅千百於漁陽而彙其什又奚翅
[illegible]之也諸德係而不能言者譏刺之以編以
乎存一陰初陽山人張天復業已卒簡客取而讀
之畏然曰是集之瑞與漁陽等也而頌之者漁陽
何少會稽何多耶且漁陽止謠耳而會稽又何煩
於太耶張子曰固哉客之評是集也獨不聞風詩
上古權寸簡而後世謳謠遍里巷太史氏采之柰
何以其繁也遂左之不錄耶古者簡帙繁且重而
唐宋之後史與詩率就於梓然則又何以梓為靡
而簡帙爲古遂必返其昔耶若是則漁陽頌麥之

少與令頌瓜之多及謠之簡而頌之梓木者之煩也不可識耶客曰敬聞命矣於是卒付雕工凡若干卷總公移及詩歌賦頌彙錄中未及錄者鐫其名以備風采蓋要歸於紀瑞而妍拙毋論也

倡義錄敘

王處士真翁隱居邑之卧龍山下甘貧篤行不求人知然詩名籍籍江湖間達官貴人有事於越咸造其廬翁方敖然自適每自以操行比呂徽之詩詞擬孟東野時人又以其無子而超脫塵世方諸林和靖然和靖妻梅子鶴幾廢人道翁實不倫乃

其居身嚴苦詞格清婉即所自擬蓋庶幾焉嘉請
初門人以其詩集詩話及所著百一別詩剞而傳
之矣迄今踰二十年翁年八十一骯髒白髮猶課
授童子以自給或遺之粟翁又拒不內遇不得食
甑釜屢塵人詢其故翁曰非吾力所致詎甘食之
聞者益壯其節而宗慕焉於是門人王子政王子
川王周子夢徵王子大學寄言于其友泉州節推
羅子椿曰吾師少厲高行晦迹丘壑老益不衰終
窶且貧卒不免於饑寒吾二三一之罪也竊意師
所嘗却皆他人粟耳夫寧不食吾二三子之粟乎

且歲計其所需甚易稱子方食祿吾儕行有餘食之望顧相約束月遺粟帛芻肉以備朝夕歲卒以為常俾

聖世之民無凍餒之老可乎羅子方未報諸君子又約為籍偕其同門而請于鄉之薦紳錢子八山首叙之與倡翼以率衆也復聞而喟然曰懿哉是舉余懷之久矣顧不敢累翁之猶耳古有言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諸君好德之忱發於衷性翁無與迎異不可然竊有望焉昔戴安道居剡川蓬戶其蔽內史郗超為辦百萬資宅其居朱百年居若

耶樵若不給太守蔡興宗餉米百斛夫古之良有
司崇禮幽逸類如此今
天子聿隆古道尊尚齒德存恤藪澤之老德意每
形於詔旨令有司以時勞問餼序賓燕歲降粟帛
矧翁邦之遺老清行足為儒模聲詩可裨風雅其
羽儀世教何切耶一時賢牧幸而在位協謨奉揚
上德且有懋烈如翁獨無情乎諸君試舉於下郡
蔡雅致安知不復睹於今日也敢僭言以俟

皆山堂稿敘

鳴玉堂稿卷之一尾